

道藏輯要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

弟子段志堅編

癸巳秋七月北京<sub>三</sub>陽觀眾集夜坐

師曰自今秋涼夜漸長不可早寢莫待招呼即來會話不必句  
句談玄是道至於古人成敗世之善惡之事道無不存凡稱人  
善已慕之稱人之不善已惡之慕善惡惡之念既存於心必自  
有心去取者行之有力則至於全善之地言之有益兼聽者足  
以戒亦有所益石存心悠悠不擇人之善否凡已之所行亦必  
不擇因循苟且流入惡境終不自省談成敗善惡雖未盡學者  
之道猶有所益不賢於飽食終日縱心者哉況修行之害三欲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一

昂集十  
八×三

為重

食睡色

不節食即多睡睡為尤重情慾之所自出學人先能

制此三欲誠入道之門人莫不知然少有制之者蓋制之者志  
也敗之者氣也志所以帥氣此志卑而氣盛不能勝也必欲制  
之先減晝睡日就月將無求速效自然昏濁之氣不生漸得省  
力吾在山東時亦嘗如此稍覺昏倦即覓動作日復一日至二  
十四五日遂如自然心地精爽眾等當行之凡學道雖卒未能  
到通天徹地處先作箇謹慎君子亦不虧已然大聖大賢皆自  
此出他人只縱心為樂殊不知制得心有無窮真樂

師曰吾近日甚欲不言只為師家因緣須當有言然教法於人  
有益甚博吾山東住觀時但行寬裕之道又以此教人果得十

數年間不起爭端凡住叢林勸諭眾人能尊賢容眾和睦不爭實爲福田善行當時眾中間有一二人弗率十九不容吾亦優容之但恐其人墮落兼或害事不免少責然亦須方便使人受得不惟自己不苦動心又得有過之人易悛改耳白鶴觀方丈師與眾坐有人獻新李分食之師因舉隋時故事云當時天下

一統宮中創三山五湖四海十六院竒葩異果畢植其中時西院楊梅一株一夕滋蔓其大蔽畝楊隋姓也時人皆爲榮慶東院玉李一株亦復如此及結其實則梅酸而李甘人皆棄梅就李又池中一大鯉魚有王字在額後隋滅天下宗唐唐李姓人始悟之也故知興亡必有定數爲五行運氣推移不得不然凡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二

昂集十  
X0文

居陰陽之中者莫不有數所以人不能出陰陽殼中惟天上無陰無陽是謂純陽俯視日月運行轉變時數在運氣之外又豈有寒暑春秋興亡否泰之數邪人處陰陽之中故爲陰陽所轉曾不知元有箇不屬陰陽轉換底在學道之人不與物校遇有事來輕省過得至於禍福壽天生死去來交變乎前而不動其心則是出陰陽之外居天之上也如此則心得平常物自齊矣逍遙自在遊於物之中而不爲物所轉也先必心上逍遙然後齊得物故莊子首章說逍遙遊有旨哉弟子曰平常是道邪

師曰平常卽真常也心應萬變不爲物遷常應常靜漸入真道平常是道也世人所以不得平常者爲心無主宰情逐物流其

氣耗散於眾竅之中孟子之說爲至云志者氣之帥也人能以志帥氣不令耗散則化成光明積之成大光明師父有云大光明罩紫金蓮蓮喻心也神明處焉必先平常而後能致此孔子說中道亦平常之義又有云佛性元無悟眾生本不迷平常用心處卽此是菩提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則明弟子曰佛說與吾說無有異乎

師曰以理卽無異也佛說吾說俗說皆存妙理只要自己心性上會得則自然照見恁時和心性也不要云也無心也無性無性無心方得神通聖又云有人來問道須對達人傳若人心上先不通達如何言語傳得過去長春師父昇遐日七月九日于白

###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昂集十

鶴觀芳桂堂設祖師七眞位致祭道眾禮畢坐話及當世事共賀吾門得享清安之福

師曰今日安居飽食進修德業豈可不知其所自邪皆祖師天資超卓所積福大了悟大道成已而後成人陶鑄以次諸師眞遞相訓化明徹心地窮究罪福了達者甚多千魔萬苦所積功行彌大以致教門弘揚如此長春師父嘗言千年以來道門開闢未有如今日之盛然師父謙讓言之未盡上自黃帝老子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天運使然也緣世道漸薄天生聖賢相爲扶持上古以道化其後以仁義治又其後風俗浸衰佛教流入中國以天堂地獄勸率之至于今日復生祖師闡化以來方七

十年成就如許師眞設大方便以濟生民然佛氏二十餘代後所積功行深大其教流至中國益世甚多後人不能遵繼致此凋弊都爲人久享其福則業從而生大眾不可不深知亦不可不深戒近見吾徒坐享其福多所縱心漸乖善行者是生業之端也去道益遠夫人性本去道不遠止緣多世嗜慾所溺則難復於道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還能慎其所習不爲物累一心致虛則所聞教言自然解悟吾所得教言皆師眞處口傳心受行持至今豈不欲傳之後人然罕有誠心聽受者故常欲無言縱有曾聞者不務行持與不聞同教言如法錄持之則有靈有驗不持則空言也彼此何益哉赤腳老劉先生曾謂我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四

昂集十

云譚師父宜早了道嘗共化飯每見日省其心晚則校勘自日所起之念旦則校勘自夜所起之念日復一日未嘗少衰師父言丹陽二年半了道長眞五年長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徹地處聖賢方是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此吾所親聞若論所積功行歷過苦辛縱有剛戾之人亦須感動其心苦辛功行積成大福以至化行天下目今門人雖功德未至者便安受其福如心上用功念念在道或勤勞接待者庶可消得如或不然反喪其本既生中國得遇正教復離俗緣若不進修行徒享其福則他生豈復得入道邪若享福太過積業日深人身亦不得保豈非喪其本邪古論云招得來生不如意蓋此也

積善成福積惡成業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見小善爲無多益而不爲見小惡爲無甚傷而不去積之皆成其大而不可解有云滴水涓涓漸盈大器可不慎歟祖師與諸師眞同心同德立此教門四海視如一家大凡吾門之人同得同失一人進道爲教門之榮一人作過爲教門之累此尤不可不慎但勿爲地獄中事人而作過心上便有地獄佛說阿鼻又說無間吾教說酆都皆不可誣粘合道人問曰弟子嘗問修行於同門人或教之苦鍛鍊或教之守自然敢問如何則是

師曰道不可以言傳人必心上先自有而後可入雖師眞亦不能以道與人惟教之重積功德爲入道之基長春師父嘗言我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五

昇集十  
卷之三十一

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得道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得道遲悟死者當下以死自處謂如強梁人既至於死又豈復有強梁哉悟虛幻則未至於死猶有經營爲作是差遲也此理非不明蓋悟有淺深各隨人所積福德厚薄耳是以前輩雖一針一草之行未嘗輕棄古人謂寸陰可惜一時刻無功無行是爲虛費雖一飲食如何可消學道必自粗入精積微成著於教門有力者用力有心者用心管領事務調和人眾無不是功行如此則一衣一食庶可消任吾平日受人供養自降心上消得初在濰州時老龍虎千戶家常邀我輩十數人就其家約奉給數月未至十日間眾已有悶人者或至

體中不安彈琴弈碁尙不能消遣吾但無爲優游未嘗一日不安緣吾本無心應命而動收斂心情不放外出雖左右供給人  
不識其面目不知其名字又飲食不令至五分之上何爲不安  
樂凡人之心必有所好但患不得其正若好於外物則無美惡  
皆適於邪若好在於道則此心一切是正此心旣正則外邪自  
輕日漸輕省至於無物將多生相逐輪迴遷變底業識屏除亦  
盡把好道也不要廓然虛空其中自有箇不空者故云非有非  
空是謂真空不治其心何以致此故修行治心爲要旣明損益  
把世人一切所行事心上都顛倒行過則身中之氣亦自隨之  
百骸自理性自止息自調命自固去仙道不遠矣今之學人不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六

易集上  
卷之八

循此道開口便談玄妙往往落於空妄未見有成功者復以此  
妄傳謾人多矣人人共知神仙可慕終不肯力行所以得神仙  
之道正如人言饅頭可食果欲得食則必耕田布種然後得食  
如告以土中覓則無不笑其迂謬然究其所來未有不自耕種  
而得者學仙之道豈異於此

師曰初學之人不知性命只認每日語言動作者是性口鼻出  
入之氣爲命非也性命豈爲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生前  
真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師曰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亦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多禮  
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真須超出五行始見吾之真性矣太

古最似坦易然受人一食必默與經十卷後人欲不校細行可乎師謁游仙觀觀主李志韶拜問悟真篇所疑師不答至夜坐謂眾曰張平叔平日積功行甚大感悟一人明指有所開悟故出語極有妙處遂舉所作西江月詞三首云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輳轂水潮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

二八誰家姪女九三何處郎君白稱木液與金精遇土卻成三性更假丁公鍛鍊夫妻始結懽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七

昂集十

丹是色身妙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真宗決了無生妙用不待他身後世見前獲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後誰能繼踵

李長老同是遇真得道所留教言甚若與平叔不同人謂李老不言命術平叔不言性宗性命本非二此理甚明但難以言形容必得明達之人則可傳故云有人來問道須對達人傳又曰可傳不可授如堯以天下傳於舜舜傳於禹以舜禹有立德聖功故也傳道亦如是若謂人人可以傳授則當日祖師不離終南是人皆得成就又何必區區東極海上邪既得四師真復以弟姪子次之丹陽為弟譚為姪長生長春則子也後四師真成

道亦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各驗其所積功行淺深故排次有等級而成道有遲速也師真尚如此今之學者不積功行直欲造道必無此理正如人欲買千金之貨顧已物當其價而後得果愛其貨而不積其價則徒起妄心終無可得之理爲道之要無他積累功德而已矣祖師初至登州有介官人者素好善事常殷勤接待後得馬譚二師復過登州介公率眾致齋請出家意謂祖師千萬方便經二年方得馬譚二人今予自請必將欣納懇求再四不許他日復請竟不許介公退祖師謂諸人口二人於此欲建大殿宇一人則基址既立材植既豐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八

昇集十

未求匠工而匠工自往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人則指其立基之地而空坎未平一工未施匠石望之而去則不復顧矣又如良田一畝時種時芸粒收倍石薄瘠之田良農不就爲徒勞而無所成也觀此不以功行爲本焉可成道乎昔嘗有碾劉道人於關西持不語化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亦不敢起別念度此一厄後至十六年師父亦憐其苦節然性不循良物有輕觸則猛暴如火吾往玉清觀曾來告住後歸鄉里二年中凡兩過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時年已近六旬後果聞還俗此無他初不以功行爲本必致於此往日乞飯坐圖者皆是心上有所開悟未至純一是以居靜涵養體究真空今之



乞飯坐園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直慕虛無往往落於空妄悲夫今教門大開舉動皆是功行懇心低下斷絕人我苦己利人其所以行此者卽是道性勤勤不已久而自有開悟今人見人有善行則曰有道心見行不善則曰無道心推此意豈非知道也眾等無疑師遊北山夜投通仙道院在針線營與眾坐李志韶舉舊詞有句云甲子天元到來也歌旣闕師戲謂曰當道甲子天元過了也眾不知所謂

師曰此長生師父屢言也吾嘗親聞之云修行必當其時此正天元甲子慶會之秋也此時旣過修行將至難矣吾初聞之未甚純信蓋未深知也于今入道旣久信時之義大矣嘗觀長生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九

昇集十  
又七女

師父掌教初年修行人居靜下功行之未久心上便有消息如此者歷歷可數至末年未見有所得者何也非其時故也正如有人布種於仲冬之月所用工力倍於尋常然終無所得不獨於此凡世間之事皆隨時盛衰誰能違此師父言儒家論道論語孟子盡之矣吾少時讀此書便得其味後入道又得其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聖人豈獨私於顏子蓋餘子未可與此理此理云何時而已矣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可無不可動靜無我惟時之是從則動靜莫非道也故孟子贊孔子曰終條理集大成爲聖之時者也或進或退或無爲或有爲其道一也故孟

子有曰禹稷顏淵同道易地則皆然吾少時嘗問師父曰堯舜  
功德巍巍恭己治世有爲也許由竟辭堯讓無意於世無爲也  
何以並稱聖人師父曰有爲無爲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  
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爲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爲也心地  
下功上也其次莫如積功累行二者共出一道人不明此則不  
能通乎大同故各執其一相爲是非殊不知一動一靜互爲體  
用耳豈惟動靜爲一至於陰陽晝夜死生幽明莫非一也能知  
生之道則死猶是也盡乎明之理則幽亦猶是也夫復何疑故  
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爲子路者當於言下達此至理然此理必聰明人可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十

易集十  
X文川

達此所以師父每見聰明之士吹噓提挈未嘗輕捨如丹陽師  
父道童孫蓬萊幼而聰敏旣長無所不遇至於文章醫藥之學  
皆得其妙以此見解造道爲不難常離羣獨居師父深惜之欲  
賓左右竟不肯從聰明固可達道然則情多外感守清靜爲難  
杜子美詩有云中夜起坐萬感集乃知聰明人多感如此凡聰  
明之士惟天降神雖至死亦復親乎上然情欲不除未免流轉  
若能以聰明之資力行其道克盡人欲純一無間如嬰兒赤子  
造真仙之地矣人之性本如此此外無非情欲故諸子論性或  
言惡或言善惡混惟孟子言性善此所以亞於聖人爲諸子之  
冠也此言惟聰明之士可以知而行之人之聰明豈無其因故

實由多生積累功行以成其福爲福所資自得一性開覺故天生聰明也豈有無因故而天生聰明者邪今日教門大開積累功行正其時也便當有爲爲入道基本或有聽之不信信之不行偷閑放逸蠶食於人鮮有不墮落者哀哉

師曰學人有多聞博知者往往思前算後利害心重此篤信所以虧也或有無所聞知不知就利不知避害以其心志專精或有入處回愚參魯故幾於道大凡利害心重則不純不純則不誠不誠何以入道

師曰吾每欲以實語人人將以尋常不加精進多謂通靈通聖方是道嘗記有人勸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顧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士

昇集十

XXLIII

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乃知至人不爲駭世之事亦如世人於財物深藏厚積雖造次顛沛未肯輕發是以至人有若無實若虛不放一毫露出甚至於佯狂混世猶恐人知之人或知之一加欽敬有損於己故稠禪師一解虎鬪遂革第三果此皆實理也奈何人必以通顯靈聖方是道殊不知必自積累功行既至深厚心自靈外緣自應無非自得若有心於求必涉虛僞其損性損福不可勝言

中秋夜棲真觀露坐眾話及礬山聖泉云是黃帝誕聖之地臨泉有樹帝母嘗曝藉衣於上其樹遂病偃而俯柯葉蔭其泉似

不偶然也父老云將老復有孫枝生其下既長其枝榦態度一如之至於今不知其幾代矣或曰既有如此何為不聞有大興建以發揚之

師曰吾嘗見小碣讀之乃唐時一縣宰輸已之俸以立宋得天下之後緣此地屬契丹故不復振凡大興必大廢平常乃能久物理固然耳自帝至今三千六百餘歲幾經世之興亡而聖跡儼然百世瞻仰皆由平常以致於此師父廣讀書窮理深知帝之德常稱於人人多未窮道理直以為虛誕人有能聽信者云帝非謫降乃自降也因上天議大行以天上無可施為願施於下土初世為民凡有利益於世者知無不為再世為官僚其功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以得濟眾三世為帝遂貽萬世永賴之功故知天人必施功德於世使下民用之不竭方始復昇安居其上觀主大師張公問曰傳聞帝之先有五紀焉咸有聖德民壽萬歲可信然否師曰以無書傳可考則似誕妄以理推之則為信然人初稟道氣以生亦必隨道氣之盛衰當其天地始判道氣精純所生之人性如赤子皆服其氣而壽數豈止於萬道氣漸離地產靈芝當時人皆食之猶得千歲及乎道氣已散而生百穀人擇其精者食之美滋味而嗜欲生焉壽不滿百不亦宜乎以理言之亦不可謂誕也吾少時讀佛氏蓮華經如云日之大若干月之大若干天有九霄地有九壘各高厚若干初讀之直以為誕妄後因入

道乃得其理謂如九霄卽虛無也虛以實爲對則地有九壘亦固然耳如地產金銀銅鐵之類人見其金銀銅鐵也是乃五行之氣在乎內而秀發於外而成形質是自無而入於有雖曰堅剛然久則必還其初昔有客嘗論及時尙以金飾衣段計日所費不下數百鎰不意堅金亦復有壞耶吾是以知世人不知天道如此天道必還非有心於還而自還之此卽理也金出於地亦何嘗欲於世用人以機巧取之不厭則有傷於元氣今者形質雖壞而其氣則復於初如或不然則生生道息矣生生之理不獨於金水火土木之屬凡物皆然也吾從師父過陰山之北沙漠有大林雖無斧斤之伐不以大小而舉林自朽蓋所稟根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昂集十一  
又三十三

氣旣衰不得不朽耳然則其孫枝又復生其下此卽生生之道也以此觀之榮枯生死莫非自然人生富貴貧賤榮枯壽夭亦各有所命也惟人不受其命則苦心勞形貪求不已然則終不能於定分上曾有一毫增益若或用心失正積成罪業其所損有不可思議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曰無心是道夫世道衰微民不能明達此理故天生大聖大賢以拯救之以言教以身化發明三理將使復其常性祖師設教正爲此術

師曰凡人無故遭人欺罔困辱或至殺害莫非還宿債也惟達人明理故不敢欺一念不敢凌一物一言一動惟恐有負於物寧人負已終不以己負人欺人則自欺害人則自害如以刃自

傷其身師與眾坐論及世之人多剝於下而奉其上以安其身師曰何惑之甚也取於眾而安其眾身不求安而自安若惟求安身而不恤於眾則是反危其身是不明損益之道也故云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此非世俗所能知中秋十七夜棲真觀合眾露坐塑師王才作禮求爲道像法

師曰凡百像中獨道像難爲不惟塑之難而論之亦難則必先知教法中禮儀及通相術始可與言道像矣希夷大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聲色在乎前非實不聞不見特不盡馳於外而內有所存焉耳而謂實不見聞則死物也如內無所存而盡馳於外則是物引之而已道家之像要見視聽於外而存內觀之意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古

昇集十  
又三十一

此所以爲難世間雖大富貴人其像亦甚易見謂如富有之人則多氣酣肉重頤頰豐滿然而近乎重濁道像則不失其風骨清奇而有大貴人之氣見於眉目之上天庭日月之角又背若萬斛之舟喻其重厚也必先知此大略其爲像庶幾矣雖然但當有其意甚不欲圭角呈露此所以爲尤難世之富貴雖大至於帝王猶於術之中可求惟道像則要於術外求之術說外相則窮到妙極處至於內相則術不能盡然有諸內則必形諸外而可見於行事事跡也所以行事者理也尋其事而理可知故知內外可通爲一惟道家貴在慎密不出故人終不可得見如列子居鄆圃四十年而人莫識之祖師以次諸師真以其開闢

教門是故處處在在開發祕密明談玄妙師父嘗云古人悟而不遇今人遇而不悟古之人有志行高遠抱樸含真不遇至人明指而終其身者不爲不多今人幸遇至人大開教門尙有終不可悟者悲夫古人云千載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出言聖賢間出也誰謂祖師以次諸得道師真並見於世今日師真雖不可見其所貽教言具存人但以言辭僂直謾不加意殊不知辭近而旨遠也文人以文章規矩校之則不無短長蓋至人志在明道而於文章規矩有所不恤長生師父雖不讀書其所作文辭自肺腑中流出如瑞鷓鴣一百二十首風入松六十首皆口占而成又注三教經筆不停綴文不足而理有餘知者以爲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五

昇集十  
又文川

脫神仙模範云雖不讀其文而盡得其理理者道也凡才士之於文章百工之於技妙處皆出於道但終日行而不自知爾凡物無不自虛而生因指其殿宇曰只如此殿宇塑畫自人性中幻出人性自道中幻出其妙用豈非道邪天地雖大萬物雖多亦自虛而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推相盪變化無窮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復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道妙之極也人生於道而能復於道是不失其常性矣聖賢有千經萬論何嘗云飛騰變化白日昇天止欲人人不失其常性生死去來分明由已若不能處身應物則失之矣一失則千差萬別雖六道四生無不

爲者太古得道之後嘗問於眾曰教言中何者最切於道或對以不來不去太古笑曰此教法也來去分明卽是也師父在膠西時亦嘗以此問眾山翁以自心所得對師說後到沙漠又以問眾吾對以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師父亦許之人誰無念要知念之邪正所欲去者邪念耳凡損於精損於神與氣者皆邪也學人不知此多執絕念爲是如依理作用累功積行之正念亦將絕乎絕之則又死物也豈可通於道正如人坐環堵不敢交一物不敢動一念而欲守待其道不識其道果可守待耶果不可守待耶吾將以天地爲環堵道遙盤礴於其間而與物相周旋綽綽然自有餘地未覺有妨於道也有云誰無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末

易集十  
X18

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又有云雲去雲來天自靜花開花謝樹常閑又指其月曰此物但不爲青霄之下浮雲障蔽則虛明洞徹無物不照人皆見之矣殊不知人人有此心月但爲浮雲所蔽則失其明凡私情邪念卽浮雲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復昧矣

師曰前輩修行塵塵剝剝體究念慮覺一念惡則必自陳說於人使自辱自恥冀不復生於心今之學者反是有一小善則自矜自揚惟恐人之不知千惡萬惡自隱自恕惟恐人知之或知是終不能爲善也師閒居門弟子侍側師使坐相爲揖讓久而不定



師曰禮義亦貴真率已無勝心而偶居人上何傷間居則不必多讓多讓則近偽然禮以敬為主若不以義裁之則不可行居已以敬臨事以義君子也敬常也義變也知常而不知變是執一也執一則不通矣天之四時溫涼寒暑風雨雷霆變也有感則變雖鬼神不能測人之於事亦如此不獨於禮凡一舉一動不可造次隨機應事要合其宜爾等無以此爲末事而不盡心道不外乎此矣昔丹陽師父初立教法以去奢從儉與世

爲大常凡世所欲者舉皆不爲只緣人多生愛欲不休以至迷卻真性而不能復故有道伴不過三人茅屋不過三間之戒至於建祖堂亦止三間其基址頗高爽門人請一登臨竟莫許且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七

昇集十  
X三〇

曰吾於此未嘗施工况登臨乃人之所欲修真之士不爲經云如春登臺言暢情也下觀春物熙熙心意暢然意暢則情出景與情會則流入愛境而恐漸不知反兼遊勝地實消人之福嘗記師父初入長春宮登寶玄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立視良久乃出眾邀之坐不許此無他亦恐消其福也時有一人知其不可故作意邀我坐吾卽從之坐夫事有不可已者已初無心以爲而人以巧意構令爲之已姑從之又何害我初無心故也若藏機心外雖不從人爲亦安得無罪也

師曰祖師在崑崙山日長春師父從之已三年時年二十三祖師以丹陽師父宿世功行至大常與談論玄妙以長春師父功

行未至令作塵勞不容少息一日祖師閉戶與丹陽論調息法  
師父竊聽於外少間推戶入卽止其論師父內思之調息爲妙  
則吾之塵勞事與此正相反自此之後有暇則力行所聞之法  
後祖師將有歸期三年中於四師極加鍛鍊一日之工如往者  
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無有是處至於一出言一舉足未嘗不  
受訶責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道凡所教者皆  
不干事有疑欲問之憚祖師之嚴欲因循行之而求道心切意  
不能定憤悻之極一日乘間進問祖師答曰性上有再無所言  
師父亦不敢復問後祖師臨歸止臘月中四師乞到錢物令多  
買薪炭大燃於所寢之室室甚小令丹陽長真立於內而不任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六

歸集十  
又文川

其熱令長生長春立於外而不任其寒內不敢出外不敢入如  
此者久長生師父不堪其苦乃遁去至正月四日祖師臨昇三  
師立牀下祖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長生長  
春則猶未也長春所學當一聽丹陽命長真當管領長生又謂  
長春曰爾有一大罪須當除去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  
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便是道師父親說此言吾初聞之  
甚若無味悟之則爲至言凡世間干事處無非愛境惟不干事  
處是道也惟人不能出此愛境故多陷入惡地蓋世間之事善  
惡相半旣有一陰一陽則不得不然耳惟在人之所擇也習善  
不變則惡境漸疎將至於純善之地惡念不復能生習惡不悛

則惡境易熟善念亦不能生矣棲真觀醮罷師默坐久眾起拜請教

師曰眾等無以吾爲隱吾所以不言者以其無承受之人言之不聽聽之不行彼此無益吾何以言爲吾昔在濱州時偶中風疾內嘗自念曰此生幸遇師真所得玄微之旨皆口傳心受誓將傳於後人儻因此疾以終甚不副師真所傳之意况今日嗣掌教門而復有隱邪祖師以來教門如許今四方之人所以有信於我者以其曾親奉至真必有所受耳至真之道吾豈不欲言嘗記從師父濰州遭難北行當時檀信甚眾從之半月餘願聞一言終不可得一日蕭老先生以達師父乞少應眾意師父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充

昇集十

曰何嘗無應邪吾譬如一鐘隨扣隨應若有扣之大者雖聲滿天地無難此吾所親聞也吾生於大定九年十年祖師昇是以不得親奉以次師真皆所親奉太古師特爲我說易皆世所未聞玉陽師握吾手談道妙長春師父所授不可具述吾今年幾七旬歸期將至豈欲不付後人凡吾言皆本於實人多好異故聽之者不入陳秀玉於師父則貼然心服嘗謂人曰吾所以心服邱長春者以其實而已嘗與論教有云道釋雜用權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語蓋道釋之教方便以化人爲中人以下設此聖人之權也孔子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以聖人曲垂方便循循然誘之而使

易入至乎善則一也故聖人之心豈有異哉皆期於善而已吾  
今以實言告諸眾眾等聽之非我之私言也師真之言也人之  
學道奉善初心莫不精進行之未久而退怠以其妄有所求卒  
不見其驗則疑惑不能自解故中道而廢聖人設教於天下後  
世惟欲人去妄復性而不使情欲亂於中使其心得其平常爲  
入道之本聖人豈獨無情哉能自不動其心耳如天有四時寒  
暑運用雷霆風雨萬變於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學人體究  
至此是到平常地也故有云平常是道先保此平常其積行累  
功皆由乎已是在我者也道之顯驗聖賢把握是在天者也當  
盡其在我者而任其在天者功行既至道乃自得若有心以求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入文川

則妄矣昔從師父到獻州一縣令從師父左右未嘗輒離一日  
乘間有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清靜然自  
知其未也師父笑不答既久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爲有  
有爲公之所行外也有爲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公之行亦  
未易得然則非真清靜也無爲自得是謂真清靜聖賢與之也  
今之學人或有存想吐納以爲事者善則善矣終不見其成功  
正如人於冬時能開諸花卉於覆蔭中非不奇也然終不能成  
其實惟無爲清靜是爲至極無漏爲驗也三年不漏則下丹結  
六年則中丹結其事已有不可具言者九年上丹結轉入泥丸  
三宮升降變化無窮雖千百億化身亦自此出何以能致此曰

必心地平常以爲本心平則神定神定則精凝精凝則氣和睟然見於面發於四肢無非自然蓋初以心地平常爲本故也此在乎己者固不可不盡係乎天者不可以強致惟其積累功行既至則有所自得長生師父屢言今之教門中至誠進道之人皆宿世遭逢正陽純陽真人曾結重緣今人要知此理積德不休則其超進未可量也亦如朝廷百官各分品秩其黜陟進退必驗其功過既爲修行人便出於常人一等如九品之官若有功無過升進不已則極品可期也學人昧於此而不務實功直欲享極品之貴天下豈有此理邪觀諸師真得道等級不同皆由所積功行有淺深丹陽師父纔二年半得道長真五年長生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又又又

七年長春師父在磻溪龍門近二十年志氣通徹天地動達聖賢以道見許後則消息杳然師父下志益堅纔得之未久復奪去只緣功行未全也師真且如此況餘人乎學者惟當修進功行無求顯驗莫起疑心行之既至自然有所開覺凡天資穎悟迥出尋常者非一生一世之故其所積累者必有漸矣吾生三歲其見聞之事耿耿不忘於懷五歲入學不出冬三月能記孝經論語二經雖使日記千餘言猶有餘力先祖通陰陽之學吾求學之祖不許曰一日中能記花甲子而後可吾堅請過午授之比日沒己能通誦吾家本滄州大族宋時游宦東萊因而家焉一母三生九子皆讀書登進士第仕至刺史者蓋七人而今

碑刻具存及大定間家法尙有未墜者予生三歲皆預拜墳之列吾方五歲是歲寒食僅百人須日未出禮畢既散歸宴樂遊嬉各從所欲吾獨有所感私念祖先悠悠不知所往人之有死亦自不知所歸心思惘然坐于大桑之下仰觀俯察天地之所以立萬物之所以生此天之上地之下又有何物爲之覆載何物爲之維持思察之極以至於無思而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但見水氣茫茫通連上下如卵殼之狀冥然漠然不覺心形俱喪家人訪見之始呼起則日已暮矣吾初亦不知其所以然後入道遇師真悟此忘心之趣七歲遇關西王大師一語相契十四遇丹陽師父出家父嚴不許至十九復驅入俗中鎖於家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

嘗默禱於北辰之下每至千拜一日武官者劉先生與客談道於中門之外吾潛心跪聽沙石隱入膝中不自覺後竟逃出復驅入反復者三始得出離於俗曩雖在俗中亦不知俗中之事初昌邑縣西住庵嘗獨坐一桃樹下每過半夜有時不知天曉一夕四更中忽一人來道骨仙風非塵世人金光玉澤瑩然相照吾一見之正心不動知是長生真人也既至揮刀以斷吾首吾心亦不動師喜復安之覺則心有悟知師易吾之俗頭面也後十日復至剖出吾心又知去吾之俗心也又十日復至持油餅一盤餉予盡食之過飽欲死師卽剖吾腹盡去之蓋以吾性素自高高則多所損折故去其所損者嗚呼至誠感神信不虛

矣若能盡心行道聖賢相去不遠此事未嘗語人今乃大白於眾眾等勿爲空言忽而不行也建州開元觀夜話眾論及人事興廢

師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靈矣惟人不能觀察天道之微又安得執而行之邪天道至神試舉其一二如云百刻成日但總言之耳然其實不滿百數又十干配以十二時相推相盪變化無窮若日滿百刻時干同數則定于一而無所變惟其能變是以生生萬有而不窮凡一物一植雖由一氣之化成有盛有衰皆係乎時運且如五穀以至於百草其種類不可勝數若一種得歲之宜其生氣倍盛於餘種時運使然也故云萬化隨時出物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八十二

之無情尙爾況人通天地之靈者也物理有盛衰則人事亦不無興廢上自國家至於各門異戶無不然者如西方之教入中國逾千年非因其時何以致此惟因時而出亦必因時而廢雖事物興廢皆係乎天而天之眞常未嘗少變何哉無心故也人不能知此理則憂喜妄作逐物而遷至失其正而不能復是以達人無心任萬變於前而不動以真知吾之性本出於天與天同體故所行皆法於天學人能至此則始可與入道矣川州玉虛觀道眾檀信奉師終日勤勤夜久未忍去師大白長春真人詩云白髮蒼顏未了仙遊山翫水且留連不嫌天上多官府只恐人間有俗緣俗緣深重害道爲多人情貴華與道相反此般

勤眷戀卽屬愛情有愛則有惡以至喜怒哀樂莫非情也若不  
能出得情又安得入道父子之愛可謂重矣而達人亦不以爲  
累如列子載東門吳是也云其子死而不憂人問其故云云  
吾向日與無子同今雖死故不憂惟  
其無親是謂至親視天下之老皆吾之老天下之幼皆吾之幼  
物皆吾屬同仁一視非至親邪故莊子有云至仁無親若親其  
所親則有所不親愛其所愛則有所不愛矣此世俗之情耳爲  
道之士要當反此凡世之所愛吾不爲甚愛世之所惡吾不爲  
甚惡雖有喜怒哀樂之情發而能中其節而不傷吾中和之氣  
故心得其平常平常則了心矣有云佛性元無悟眾生本不迷  
平常用心處只此是菩提道本無爲惟其了心而已治其心得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一

昂集十  
卷上

至於平常則其道自生譬如山田除瓦礫剪荆棘去其害苗者  
依時如法布種於中不求於苗而苗自生矣故曰道本無爲惟  
其了心而已又有云了心一法萬行皆備豈不見諸師真親授  
教於祖師然猶千磨百鍊制其心只緣其性雖出於道一投  
於形質之中則爲情欲所累蓋形質乃父母所遺稟陰陽之氣  
以成有動有靜理也縱復一念善生則爲形氣所驅而不果行  
是以有志之士知心性本出乎道而不使形氣奪其志久則克  
之氣形俱化而渾然復其天性此皆由平心以致之心平則神  
定神定則氣和道自生矣故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苟不去其  
情累以平其心則徒苦其形骸而能入於道者未之有也上根



生而知不爲情欲累其心下根近愚而不及情情惟在於中人若存若亡可上可下習善則爲上習惡則爲下善惡之分豈止雲泥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故人不可以不知學吾謂千經萬法特爲中人設教法者教其所未知也學者學其所未覺也既知所未知覺所未覺則欲其行也行之既至心與法同則雖無法可也法如藥餌也病既痊矣勿藥可也學其未覺惠也功也弘揚教法接物利生行也積功累行爲道基本絕學遺法乃可入於道故曰絕學無憂無憂則乃見真空不言而道自行矣如天道運用而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夫何爲哉義州朝元觀會眾夜話話及教門法度更變不一事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五

鼎集十  
卷之三十一

師曰易有云隨時之義大矣哉謂人之動靜必當隨時之宜如或不然則未有不失其正者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長生真人無爲有爲相半至長春師父有爲十之九無爲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道同時異也如丹陽師父十勸有云茅屋不過三間在今日則恐不可若執而行之未見其有得譬如種粟於冬時雖功用累倍終不能有成今日之教雖大行有爲豈盡絕其無爲惟不當其時則存而勿用耳且此時十月也不可以種粟人所共知非其粟不可時不可也然於春則可種此理又豈可不知吾始學道悟萬有皆虛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後親奉師真訓教究及造化之理乃知時用之大也嘗記玉陽大師握吾

手而言曰七葉金蓮結子今日萬朵玉蓮芳然皆狂花也故知  
道本自然然必自有爲行之而後可得積行累功進進不已外  
功既就不求得而自得之有云赫赤金丹一日成學人執此言  
謂真有一日可成之理則悞矣本所謂功行既至天與之道頓  
然有悟於心故曰一日成也若果有不待功行一日可成之理  
則人人得師真一言皆可入於道而祖師暨諸師真又何必區  
區設教化人修行勤苦如此永嘉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  
空身卽法身所謂瞬目揚眉運臂使指者是也是卽是矣如何  
亦有入地獄者必將無明幻化鍛鍊無餘然後性命自得合而  
爲一故知必自有爲入也無爲有爲本非二道但顧其時之所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易集十  
×文×

用如何爾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者時也行  
藏者隨時之義也若不達此則進退皆失其正何道之可明何  
事之可濟信乎隨時之義大矣國家並用文武未始闕其一治  
則文爲用亂則武爲用變應隨時互爲體用其道則一也教門  
之時用何獨異於此此吾聞於長春師父師父之心至謙至下  
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實常云無爲之道視之不  
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卒不可至長生與俺尙多疑心中道幾  
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都不若積累功行最爲有効必有志  
於功行莫若接待凡所過者飢得食勞得息時寒時暑皆得其  
安慰德施於人者有如此而功可不謂之至大乎久而不易其

誠則當有神明報應縱或未至則必有外助其暗中顯應有不  
可具言者吾所親經未嘗言於人凡人有功一分卽說一分猶  
且本分或說作二分則前功盡廢默而不言其功得倍故有云  
不求人知惟望天察經云建德若偷已有善行人或反非之能  
不與之辯則其功亦可得倍若或辯之斯不善已縱復辯得是  
又有何益大凡修行人無一時不與神明交又何顧人之知與  
不知經云善者不辯學者當明此理通仙觀方丈夜久趙志完  
歌師父夢游仙詞旣闕眾起拜請解其義

師曰丹陽師父未出家時性豪縱好飲然已學行功法乃知性  
中自有道之根源初見祖師卽知非常人問曰如何是道祖師

道藏輯要

北游評錄

卷

昇集十  
XIII

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至哉此言吾少日粗學陰陽故知  
人皆不出陰陽且此生所受五常之性卽前生所好旣習以成  
則有以感之也謂如前生好仁今生必得其木相好禮必得火  
相好義好智必得金水相之類所好不一則必得五行不純駁  
雜之相此之謂習性感化又謂之因果今之福業貴賤皆不出  
五行因果也本來之性有何習無習有何感無感無習是五行  
不到之處父母未生之時也學人旣知今之所愛是多生所習  
便當盡除去當從最深重處除去去漸至諸習淨盡心形兩忘  
恍然入於仙界故此詞首云夢游仙人心上舉一妄念卽是迷  
雲必須除去乃得清明故有云灑氣清凝素雲縹緲貫無邊莊

子云至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學人無實功夫者中丹田且不能到豈能漸漸入深得至於踵師父云至人豈止以踵上下一段光明也故有云大光明 紫金蓮金蓮心也學人儻遇惡境莫令心上少有變動如禪家道假若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故云皆真道德威權神通自在劫力未能遷重加鍛鍊使習性如綿之柔進道之志如金石之堅常在萬物之上不令一物染著學人當以道德為根源外事雖有萬變皆是虛動然隨而應之吾之湛然真體未嘗動也如以黃金鑄諸器物然形狀有萬不同而金之真體未嘗變也故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若人心上未有所見不能知此詞旨趣即當積功累行功行既至明有響應學道之人未至洞達神明不能見道此真實之語眾等識之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天

昂集十

癸巳冬十月義州通仙觀命郭志全講道德經首章有云玄之又玄志全云無極之妙也

師曰大凡書中重稱之辭皆不盡意此非論語時哉時哉之類也以明天中復有天之妙理夫人稟元氣以生性中各具一天若人人能自通明而所行盡合其道則雖無經教可也蓋緣眾人為物欲所引迷不能復是故聖人重哀之設此教法以開覺拯救之學者當因其經而究其用貴在躬行行之既熟從容中道尚何待為學未至此地欲棄學亦不可也故有云人稟元氣

以生得其清者爲賢濁者爲愚此特明其大概曾不及其用信  
如此言則賢止於賢愚止於愚是絕爲學之路吾聞師父嘗言  
道氣化生天地長養萬物其中把握有至聖存焉得其大者爲  
聖賢小者爲常人飛潛蠢動之屬止得其偏者耳此至明之理  
雖萬類不同其出於道則一也既出於道而皆具道性況人爲  
物靈則有可復於道之理只緣多生迷於所習失其常性不能  
自反今者因經教明此至理便合言下領受將積習迷情一皆  
除去不求於道而道自得陰符經三章其一神仙抱一無爲自  
然也其二富國安民積行累功也其三強兵戰勝物欲染習害  
吾正性兩者交戰能以道勝之非有志者不能經云強行者有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元

歸集十  
反日七

志又云自勝者強凡己之愛惡一能反過苦於己利於物自損  
自卑任物欺凌而不動此自勝之道也初則強行久則純熟漸  
至自然物欲淨盡一性空虛此禪家謂之空寂吾教謂之清靜  
此猶未也至寂無所寂之地則近矣雖然至此若無眞實功行  
不能造化無造化則不得入於眞道須入眞道則方見性中之  
天是爲玄之又玄至此則言辭舉動凡所出者無非玄妙故繼  
之曰眾妙之門講天下皆知章剖析六對至聖人處無爲之事  
云此非有爲對待之無爲乃無爲無所不爲之無爲也故以堯  
讓許由之事證之云以迹觀之則堯有爲而許無爲以道論之  
則堯未嘗不無爲許未嘗不有爲也堯雖居天下之大如寄如

託而不有其天下故雖天下之大而不能累其心其讓非無爲  
何許之辭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吾不爲名名者實之賓  
遂不受且天下旣已治則故不受或當天下之未治則許將若  
之何亦必有所爲也堯許同道易地則皆然故曰堯未嘗不無  
爲許亦未嘗不有爲也惟其應變隨時處之合道初無心於其  
間是以並稱聖人

師曰學道之賓主不可不明也學道是主萬緣皆賓凡與緣接  
待輕重塵勞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資無有不可爲者惟不可  
有所著一有所著則失其正矣今之積累功行人甚多然少有  
功成不居爲而不恃者旣有恃著止是有爲福德若爲一切功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行無恃著之心則受虛無之功獲自然之福雖曰有爲吾必謂  
之無爲矣凡一切功行塵勞實爲求學之資非爲功名也正似  
農人竭力耕稼及百工日用其技其心主於謀食而耕稼及所  
爲之技皆是賓也要終日經營而無著於經營雖聖人豈無經  
營獨不主於經營耳故有云聖人有經營之跡無經營之心凡  
所經營者皆跡也一著於跡則便有對待能不著一物透入虛  
空方可出於對待吾嘗有云踏破虛空離六對又永嘉云諸行  
無常一切空此是如來大圓覺修行人體至於此則入未始有  
物之地祖師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盡矣

講不尙賢章終 弁云

師曰此章之義道德已過半矣學人必先通異名異象而後看諸經文則少惑如龍虎嬰姪等語不出元氣陰陽如釋氏曰教又曰禪名殊而理一也還能心上轉換過則無不爲已所用此章首言治國之道又何異於治身心卽君主百體皆臣庶也君治則國治心治則百體自理嘗記師父大定間宣見時論及諸功法惟存想下丹田爲最然止一法耳於道則未也近年陽州王道人以此爲至極以授諸人曾不知有爲之僞法終不可入於眞道吾嘗言如以術能開諸花卉於寒冬之時然終不能結其實嘗來參問吾以眞實告之出而有言曰言性不及命此是何言邪一物不累清虛其心十二時中皆是福德不求腹實而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易集十  
××××

腹自實也損之又損一念不生其志弱矣志弱則骨強亦莫非自然之道也此外又復有所謂命者則吾不知也大凡學人初莫不有志於道然多中道而廢止緣有求速成之心卒未見其驗則疑心生此所以廢學人心上未了正如人抱大疾必求諸醫服行所授之法或久未驗則必求他醫行之又無驗則疑心生至於再三則雖復有名醫之言亦不信也終不肯回顧自己緣命如何耳凡得道之人人但見其今世得道殊不知其五世十世至於百世所積修行旣大成於此一世也豈不見諸師眞未出家時皆已有心地玉陽大師嘗言太古師二十八歲山東賣卜一口偶書一詩其語意非得道人莫能及後遇祖師入

道便言爲道不難沃州橋下四十日了道非有宿積之功能至此乎吾住玉清觀境中見天門開吾嘗以問師父師父曰此猶未也比之了道如此妙境不可具言道氣內充恍恍惚惚正如乾卦九四或躍在淵之理深信大光明罩紫金蓮也吾初不知後入道乃知人人具足此理丹陽師父初開教門止言道之易成門人敬信其言或三數年不見其驗一日眾集上問曰師言爲道之易弟子等嘗觀得道人皆是宿緣所致非一世所能成師瞋目大喝曰既知如何不下手速修眾皆退服其言今日爾等但勿有疑心休虧日用遇有惡境莫使心動一回忍是一回羸慎勿因循苟且積成罪根定有墮落吾言不妄矣會集諸家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昂集十  
又三人

之解講谷神不死章終眾請師指證

師曰諸家之說各有理然河上公神人也故其注於性命則詳於外事則略卻如諸家罕言治內之事也修行人聽受得用最多者莫如河上公夫谷神不死一章爲道用之極致而初學者便欲爲用則失之矣吾謂必先行盡前五章之義始可用此谷神之道是故爲第六章嘗記師父濰州時遊息於花園草亭吾與趙虛靜先生老肅先生及龍虎千戶侍師嘗授此章之大義云俺於大定間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許傳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心求道況乃實有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減至五日又曰不能又減至三日近侍猶



以爲難遂止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令俺重作塵勞不容少  
息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其戶俺竊聽之正傳谷神不死調  
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卽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  
之法行之雖至然丹陽二年半了道俺千萬苦辛十八九年猶  
未有驗祖師所傳之道一也何爲有等級如此只緣各人所積  
功行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非一世修行至此世功行  
已備用此谷神之道當其時耳故速見其驗俺之功行未備縱  
行其法久而無驗固其宜也修行人必先全拋世事齊修萬行  
使一物不累一心致虛至寂無所寂之地功行兼備則福至福  
至則心開一點光明透入卽天地之根二物自然合而爲一方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又女人

用綿綿之道以存養之使之充實則永劫不死矣故張平叔有  
云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人道自有等級皆驗福  
德清靜以進升今之人或不務實功實行以成其福而徒勞空  
想要入真道未有不落空者哀哉昔日山東堂下有一客來參  
問本西路富商有遇正陽真人傳授微訣卽日盡棄其財世欲  
淡然自忘於心師父惟教之積福甚勿馳騁於外外人旣知則  
必加尊重久而有所損折難以成道是知雖遇真傳亦須重積  
功行以資其福方有所成也弟子問經中出生入死之義師曰  
河上公注可取十有三者蓋言十之有三四體九竅或七情六  
慾是也出之則生之道入之則死之道惟人以生生之厚則動

而之死地故善之生者使無死地雖虎兇甲兵俱不能爲害凡人既有所積惡業則便有死地自有惡氣隨之故遭惡對皆是還報宿債也人無惡債與人交則自然得和和亦非一有面和有神和顏色相和而無惡者面和也然猶有離間神和者面未熟而神先和則無間矣此無他素無惡積故也永嘉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善惡皆有還報且如我以和悅之色奉人則人亦以和悅答我我以暴慢之色加彼則彼亦必以暴慢復我矣自然之道也小逆小順尙必還報果有損人害物之惡豈得無報必欲無報莫如無業業從身出有身則有業七情六慾內外交攻盡心制御尙有不能若或縱之動成其咎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言

昇集十  
六六六

玉陽大師有言最切云欲要修行罵假軀蓋言使人業根不絕而有死地者皆爲此假軀也能斷諸業根使無其死地者惟丹陽師父一人而已若有一分之業未盡則猶有一分之報嘗謂萬法皆通一理且陰陽家推人之命謂如大率以十分內有三分犯惡星曜者而其性果有三分之惡夫何故以其前生習性中有三分之惡未盡其惡星蓋自感也然遇物卽有三分之惡爲對有十分則十分爲對各隨已有之分數或遭惡人遇惡事之類是也如影逐形如響應聲處處在在無有可離之理昧者不自知察或遇人無故與己爲惡卽欲忿去其人殊不知外惡未去已惡轉生比之元惡又不知加幾倍此所以人多冒至全

惡而終不自省不如將已之惡去盡則是無對外惡何從而生  
修行人止是自治或獨居或與百千人居亦止自治而已既明  
此理卽要人當下承當不然則來生又如是則何哉蓋習性中帶  
著種子故耳是謂種性或問曰師嘗言人稟五行之性皆習性  
所感化亦此理邪

師曰然還能捩過此來便是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五行不到處  
也故師父有云裂碎中間一點便超得岸神舟凡人心上物物  
無礙方是圓成若有一物過不得則猶未也師父初學道下志  
裂心縱有難裂之習不過白日未有不淨盡者自言俺無懼於  
猛虎見神煞泥像而有懼心時時故往見之或就宿其廟如此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昂集十  
六上八

者三年懼心方盡故知人心上應有難過底事無非客情以志  
裂之未有不能克勝者惟患無志講至載營魄章終請師指證  
師曰老莊之書言不盡意非得道之人難以知其微禪語如謎  
令人難解亦非故爲如此其理有不容名言處是以不得不耳  
志全曰禪家近似老莊之言

師曰禪家專明宗性其妙處不出老莊之所云故假其言以傳  
其妙非其言則無以拈弄其語言三昧人人游戲若非得道之  
士未有能忘之者又得道之人豈一一皆自經教中來未有經  
教時豈無得道之士玉陽大師得道後方看道德經然欲講演  
則必假於言此載營魄一章如引握人手教之修行之事嘗記

病王先生學道立志苦卓忘形忘世食不暇擇但充腸而已如此者四年所行甚合此章之義愚一日靜中覺氣候沖溢頂上作一聲其頂開裂而甘液沛降自此後殊無消息遂生疑心就師父堂下參問凡住者有問疑心未嘗不受師父嗔喝意謂學道復有何疑師父素知此人之誠故容參問

師曰豈不見道德經所云天門開闔乎此後師父時時問及知其再無消息卽令住觀院接待積功行是知雖有苦修而無功行終不能成玉陽大師自居家時不知慾事出家不漏後在鐵植山忽一夕有漏哭泣至慟意欲食之感諸天以布沖和之氣後三日乃得心地此後方是千磨百鍊曾於沙石中跪而不起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美

昇集十  
六月廿八

其膝磨爛至骨山多礪石荆棘赤腳往來於其中故世號鐵腳云如此三年舊業始消盡學道之人要明此箇道理或問曰有人多積功行而不能成大福者何曰只緣逐旋受用卻正如人積財隨得隨使終不能至大富矣

師曰玉陽大師見吾觀馬歎曰馬曾做人人亦曾作馬俺第二十七劫曾爲牛故今生之性猶昏而不識文字牛母嘗來求拔薦於我佛教云得道人能超三世父母俺謂能超億會萬祖

師曰長生師父預言未兆之事甚多未易一一舉似如呼老冀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朱二官人亦無故召至七日化冀公人號冀山岡爲其家以陰陽二宅爲業棄妻子出家有大志住

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父問人曰萊州誰氏爲極富人以其極富者對

師曰俱不富於冀山岡先生此公已得清靜果雖滿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二官人心地雖未至此其功行甚大講至寵辱若驚章終

師曰就教門下直說眾人易知一言可斷之曰戒著假既知身是假則不可著著則喪我之真故無其身非棄其身也但不有其身耳身且不有況天下乎聖人亦不是棄天下但如寄女託而不有其天下所謂寵辱等事吾何爲驚耶志全曰列子鄭人得鹿一章其大義以謂人不知道則於得失之際無非謬妄故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鼎集十  
八川文

實獲鹿者妄疑於夢而失之或者用彼疑妄之言而得之彼與彼將自以爲真得失也殊不知所得所失俱非其正是故士師而令中分之故知儻來之得失皆猶夢幻又何以妄爲寵辱若驚邪

師曰人多不識得夢祖師有二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遙達彼岸頭人夢有根念爲之根念有真假夢亦如之如影附形也不止夜夢爲夢念念皆夢也何者爲真假惟不傷道德神氣者爲真此外莫非假與妄也雖聖人亦豈無念然應萬念會不失其真真爲根源故也師父有二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夫知道之士或毀或譽或寵或辱千變萬化會不動心何哉

只緣識破此夢幻也有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列子所謂鄭人得鹿只緣妄境上得只於妄境上失此說無他  
止是戒有心也

師曰穀之始生自吐芽布葉以至出秀皆得名爲穀然必結成  
子粒乃得穀之實收而貯之變而爲食能復爲種是得穀之用  
也然則有苗而不秀者有秀而不實者或捨之不去則不成實  
或揠而助長則反爲害皆失其道也惟當時種時芸待其天成  
而已學人之初地以至得道節次地面皆可名爲道然必得入  
於真道始得道之實或有退怠者自止太急者反害間有無此  
太過不及之病而有所得者猶未至實地或不能藏密待時自  
矜自揚爲師爲範些小光明散去不復再得終所成苗而不秀  
秀而不實此之謂也講至視之不見章終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鼎集十  
X上上三

師曰通得此章之義正是自家教門行事丹陽師父全行無爲  
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是執古  
道爲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凡學人  
先執持已之道性爲紀綱而後積累功行以應諸緣無施不可  
丹陽師父云無爲心內慈心起真行功總屬伊功行旣到心地  
自得開悟聖賢與之道奈何有功之人多懷倚賴功之行望道之  
心還能將此心忘卻便是爲而不恃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  
氣非是無爲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

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丹陽師父因乞飯中聞道長眞  
師父路中行次得之長生師父坐於洛陽瓦市中至七年得之  
師父嘗說徐神翁在家大孝傭賃於酒肆中三年所得工價奉  
養其母凡塵勞之事不擇輕重見無不爲一日有客畫鶴於門  
壁問神翁出觀之客曰曰一顧神翁遂得其傳卽於稠人邊靜  
坐忘形至七日心開悟道若非先有博大功行何以至此以其  
有之故聖賢來點化畫鶴者卽純陽之化身又馬自然者早年  
知道苦行勤修至六十四歲尙未有成一朝發憤將投河以棄  
其身忽遇人曰公之功行已備惟欠此一著爾遂止之果百日  
了道以二公觀之一無爲一有爲欲明無爲有爲之正實難分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易集十  
八上上

解只要功行成滿自有所得師父自言俺學道下志把握心情  
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日雖鬼神至靈不能窺  
測然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他只  
是少闕功行故也若果功行周全聖賢自來提挈學者勿疑講  
古之善爲士章終

師曰所講析盡其理然未盡其用往日咸陽老王先生深通經  
教一日來堂下師父問卽日看何書對曰華嚴經師令講其義  
師曰句句皆妙用惜乎能演而不能明也此章爲學道之人大  
戒已之抱道不欲人知人知則有損如藏珠玉慢則招人窺竊  
兢兢猶豫如冬涉水惟恐其失又恐人知是以若畏四隣儼然

若谷無敢妄有動作此外慎也渙若釋冰敦兮若樸曠兮若谷  
言內性也慎其外而獲其中然尙守其弊不爲新成將以成其  
大成也故經云大器晚成今日學者或有些子光明自盈自足  
惟恐人不知不能固守其弊正玉陽所謂狂花也學道始則甚  
易得愈深則愈難見往日遠方道人欲來山東堂下未至時無  
有無敬心者想像堂下皆有道之士既至相見未久惟見其無  
甚異於人者則敬心稍衰殊不知道愈深而人愈難見此所以  
爲深不可識師父常應人談說俗話連日不止外人初聽者無  
不驚訝當時大有塵勞師父一一親臨至於剝麻之事亦爲之  
堂下人亦曰丘大翁山公嘗有疑心而問於我我對曰得道人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罕

昇集十  
又文川

不可於言語細事上看道性既成應俗而言雖終日言而未嘗  
言言既終則復其性豈非濁以久動徐清安以久靜徐生乎豈  
如俗人勉強說道內心不覺俗念已生學道之人異於此本志  
於道凡百塵勞之事隨動隨作勞而不辭已既未免日食塵勞  
事亦未可免此功行豈肯教人奪卻然事畢一皆忘之復其學  
道之性若一毫不忘則禪家謂之住相止要道心重道心重則  
外緣雖多無不壓下如此行持自合經之大旨五千言正說反  
說止欲令人見道當以八十一章合爲一章復以一章爲一句  
又復以一句爲一字和一字亦撇脫早回不是可道之道講致  
虛極章終志全復曰靜曰復命此一句終不能究其極敢問



師曰經教中無有不明之理惟性命爲難明往日山東李道人善談理性之妙人謂之李長老與赤腳老劉先生爲道伴一日問於

師曰人之性得於父邪得於母邪師父聊復答之蓋亦難言也李後至五十八歲疑心尙在遂退而還俗故知學道必須窮理然亦不可求之太過太過則正如物之芸芸矣嘗記孟先生平峪庵中養病一日出門見娠婦汲水孟揖之曰吾將死矣當託生於伊伊卽我母也婦聞之驚走不數日果亡其婦生一女子頂上隱隱有冠痕卽名之曰孟仙今方五歲矣又于師叔之父于官人住山東日嘗夢游一所樓臺花卉之麗迥非人間後有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聖

昂集十  
又上川

一亭數仙子列坐於上奕棋一童子捧子侍立于揖拜讓令升其童子視于有眷慕意眾仙遂付于領而出乃驚寤時報內閣生子後年十五六殊不喜俗事既娶三年不與妻同處親族皆欲重責其父始白當日之夢乃從其所好父亡遇丹陽師父出家以此觀之則人之性果得於父邪果得於母邪胎未成而入邪胎已成而入邪亦嘗有母感而生者履巨人足跡孤竹端木之類是已誠感化之自然必欲窮其因地則不可師父有二遽遽覺閑想因緣閑字極有意味學人雖於理上有所未明只勿有疑心但當積行累功道在其中矣莫欺天莫虧人至誠與得道人結緣結之至深今生後世直至提挈了當師父言俺惟與

祖師結緣素深昔在磻溪日至於不令食鹽未至夜半不令睡  
比細事亦蒙一一點檢忽一夕境中見祖師膝上坐一嬰兒約  
百日許覺則有悟於心知吾之道性尚淺也半年復見如前境  
其兒已及二歲許覺則悟吾道性漸長在後自覺無惡念一年  
又如前境其兒三四歲許自能行立後不復見乃知提挈直至  
自有所立而後已凡人能懇心學道必遇至人開發然則非有  
真功實行則不能遇修行人積福一分心上一分安爽一切事  
來皆要消息凡有大寵辱人皆難過眾所不容者已都能輕省  
過去及能忍納包容此之謂消得實學道之福也學人當記取  
此關節無以智力求之若果智力可求則強心有力者皆得成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聖

易集十  
卷之七

道恐無此理也講太上大道廢絕聖棄智章云云

師曰所講經教字字是妙用人必心上有此理所聞皆有契處  
心上先無則不能入也此三章之義本明道氣下衰聖人設教  
隨時自失道而後以德至於用禮皆不得不然如全真教門丹  
陽師父教法與長春師父甚有不同亦不得不然耳孔子以仁  
義禮智爲教然則孔子之道又豈止於仁義禮智哉聖人懷道  
而不棄仁義禮智者要應一時之用應過則復於道修行人內  
含其真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而不失其真  
任世下降而獨能復於古學人止要內守其真應一切之用而  
無所著也吾雖當此時而未嘗不守其真夢境中猶着衲衣作

塵勞事化飯食凡出家不免應緣常能不忘道性必有前程此  
生一志於道縱復再出頭來又是一箇好道人今之出家人或  
有不念此理常欲在人之上惟恐失其假德外望對人則瞑目  
拱手作坐忘態無人則無所不作雖名曰道人果道人也哉講  
絕學無憂章終

師曰爲學非難絕學爲難嘗記馬禪師有十勸其四云勸君四  
廣學多聞心上刺情忘見盡絕馳求信手拈來無不是忘情忘  
見則不馳不求矣因有情故見解出不是馳騁則是貪求經云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謂素分識素分則抱樸矣私謂己私欲  
謂貪欲私不能無能少私則寡欲矣聖賢廣說詳說欲人知而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聖

昇集十  
XLI

行之奈何不知不學則終無所知而已學而知者泥於學而不  
行其所知皆虛度也上智不行與下愚相去何遠過猶不及正  
謂此也無學者不知聖經之義多惡其有學者聞絕學無憂之  
言則愈謂爲學者非也不道不學者更不是聖人豈不欲人爲  
學所以戒者戒其學而既知尙不能忘其學然學者或有理義  
難通處且當放過時下不得後或自得既知其不知卽是知矣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戒不可以強爲知也  
經云絕學無憂者戒知而不能忘則有憂矣若云便當絕學聖  
人何爲說五千言道人雖未能廣學陰符道德清靜三經又豈  
可不學講孔德之容章

師曰嘗記師父問及我輩曰經教中何者最爲近道山公先以伊之所得爲對吾以此章對谷神不死蘊奧難見此章便得用度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象存焉若行到則自可見矣道雖窈冥難見其可見者德也施之及物則爲功行原其所來則實出於道顯諸仁藏諸用道德功行本是一源未有無道心而有實德者雖初地人亦能深知何人有道心何人無道心凡一切美惡自然呈現故指而言之曰以此言以此可見非爲難也又云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此一言爲亘古及今不去以此至精化生人物是故學道不敢起絲毫塵心惟恐精神散失禪家有一說一婦人乘車過門一僧偶見之竚目凝視其車遂增重蓋其精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器

昂集十  
X X X

神已被車載得去也玉陽大師有言更親切云著物太深者至滅其性師父亦會說人口上實精英棺槨多年化爲魍魎豈不是有光明邪故知人之光明隨物分了且如一碗水騰倒於百椀中椀椀不能瀝盡皆帶餘濕其元水已盡矣人之光明不可散失光明大則性大光明小則性小以此光明照察他人真僞無遺還能迴光自照則光明都在於己惟有志之士能把握不至散失雖然不得真功實行相配則不能變化有人曾問道於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故知雖有精神不得功行終不可成道然有功德於人或及物無得有恃賴之心師父有詩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

持盡力行若有一豪恃賴則謂之住相功德小卻又知無爲有爲本無定體無爲有所恃著卽有爲也雖有爲無所恃著卽無爲也又何嘗有定體哉

師曰人多將自己光明照他人之過無豪髮遺貨還能返照於己則不復敢見人之過師父每見人過欲加教訓而必先言曰彼此眾生性然後方言其過其意謂彼與我皆有眾生性我先覺者是以先覺覺後覺也其教人之道曲盡如此於中下人則明明指教但於有靈識者則聊舉其意而聽其自悟吾從師以來體其動靜語默無不是教惟顧其學者如何耳果能體究盡心則日自有進今之學者惟當自照不可察人之過如此行持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墨

易集十  
X 68

漸自有得

師曰吾聞行教須用權以方便化人是也然則不無失其實常體師父所言無一不本於實常曰吾心知方便而口不能道吾亦會與完顏先生論及此初則是說方便久則習慣於口化爲常言不自知覺其心亦與之俱化此當爲學者深戒

師曰學道只在一念之間一念舉則爲進一念疎則爲退進進不已方是學道且如百工爲技或幹用諸事必待安排布置然後可爲惟學道不待安排布置只是澄心遣欲逐時處處皆做得不以行住坐卧時寒時暑與人同居或獨居無所不可學人當下承當如前輩得一言則行持一言往往有所持者云某時

下手某時理會日復一日志氣漸衰終無所成講政者不立有物混成一章終

師曰天下有自然之理人多不知知者必不爲不自然之事事有真妄甚不可不明未達者以妄笑妄終不自知其爲妄學道之人心性中先知真妄或有得處未得處以經爲證是以經配性心與經合則終身不妄玉陽大師初不讀書出言合經得其本故也今人有深解經文而不知其本者執著古人言語反成迷惑不道古人言語是無言之言若只得其語言之妙自己性上不得妙用全不濟事學道至識心見性得真空才是要盡力行持玉陽大師有云自從得遇真空伴都把塵情拚長生師父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巽

昇集十  
X 1 1 1

嘗走筆作瑞鷓鴣一百二十首內有云內心未驗色心魔牢捉牢擒越念多丹陽師父云牢捉牢擒生五彩與此正相好長生師父言未得真空時越把捉則越念多矣丹陽師父言已得真空則內容開要功夫把握故云牢捉牢擒生五彩長春師父要離生滅詞云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此得真空之地也復云恁時節鬼難呼惟有神仙提挈前云身心百鍊次云得性珠天寶尙云惟有神仙提挈之語此非至真至實誰復肯出此言禪家以真空便爲了徹故每笑此詞云既得性珠天寶矣又何復云神仙提挈邪吾謂其實未知也乾卦六龍初九潛龍勿用確乎不可拔九二見龍在田光明自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始得無咎九四則親上與神明交接或上或下有時而隱  
有時而見故云或躍在淵躍則升上也在淵則復在下也恍恍  
惚惚正欲聖賢提挈至於九五始得變化無窮前必身心百鍊  
而後神仙提挈方能至此學道之人不先百鍊身心便欲求道  
豈可得邪玉陽大師會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爲顛狂  
自縱惹起官魔捧死當時待打無爲卻被無爲倒打死又說見  
性有二真空亦有一悟徹萬有皆虛幻惟知吾之性是真此亦  
爲見性既知卽行行之至則又爲見性初悟道爲真空直至了  
處亦爲真空既至真空功行又備則道悉自然一發通過道氣  
居身中九竅無心而自閉至此際則方是真受用一手執吾手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卷

易集十  
又又又

一手畫空三橫一豎二作刀樣云無門無戶四通八達是元始  
地面若眾生性未盡欲憑心力閉塞九竅則左閉而右發互相  
變亂不可制御矣此言未嘗輕泄今特發之也吾拜受之此皆  
人性分中事止爲人不知保守故不能達此地面纔有些子光  
明早不肯低下自矜自滿必欲求異於人故不能成其大光明  
如水之將聚愈卑下則愈深人之積德亦如是實有所得愈宜  
深蓄若或輕泄一言則有損非細又如世人千萬苦辛積聚財  
貨或不自慎偶非理傷觸他人事不可已一旦盡費其財其所  
損豈細邪故曰積之爲難保之尤難還能自保認得性分之外  
一切事皆是虛妄惡之如汙物真知餘食贅行方是到得自然

處如未真知贅尤爲醜更於頭上安頭反謂我之所有他人之所無自矜自夸終不自悟如此者欲明所謂自然之道不亦難乎講知人者知章

師曰死而不亡者壽其旨甚明玉陽大師嘗云賢人死而爲鬼下愚則逐物遷化吾謂賢人者必生而有賢行是以得賢名雖至於死吾實謂之不死又云自勝者強云強行者有志修行人降心進道專以志爲主志不立者至於一食非美則胃中不納是萬神不納也有志者雖每惡食不爲病志旣壯而萬神從之物亦隨之而變不知其味惡也人有萬神非志不能帥大志旣行如大帥之行也滿身之氣皆助之何事不能克勝孟子曰志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巽

昇集十  
X L X

者氣之帥也吾行之甚効故愈信其爲善云不失其所者久所字如子產使校人畜魚校人云得其所哉之所經中之言初欲得知知而欲爲已用若泥於言而不爲用則反爲病然經中之言多反復不一最要人明此云強行者有志有云弱其志有云學則不是有云不學亦不是有云靜則不是復云動亦不是反復抑揚初無定義惟恐學者過與不及或著在一邊左右扶救之令立於中道學者所宜深究講執大象一章引諸家之說內蘇子由云大象卽淡乎無味視聽不足見聞之大道也上執此道則天下無不往者樂餌治術也一時之善治非不能使人親附如過客之止然不可以久



師曰解經人悟道本故不費辭子由爲當莊子有云仁義先王之遺廬蓋此義也志全曰五十四注多宗政和政和多引易莊師曰三玄本一宗徽宗道性本自高故取焉吾謂知此非難行此爲難吾初入道門但見老宿所行之德後觀透此經都是前人所行今日教門凡一切外事無異以樂餌而止過客甚不可住著於此當舍前人所行之道且能不失其本今日門人進修道業無世人之苦必有因地而不徒然至此求其所因實自學道上得此豈可一日忘講上德不德章終師曰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以教門中所行事說最爲易見云暗積功行不求人知則是不自以爲德既不自德是謂上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巽

昂集十  
八上七

德不使人知則若失其德吾謂外其德而德愈存豈不是實有其德故曰是以有德若有功行即使人知則若不失其德卽爲下德人知則必加敬重其德漸損故曰是以無德既將功行用在聲名上隨時失去還能用在虛无道中何者是自己實得底

講道生一章

云云

師曰聖人之道本沒多子學人少有明得此理只爲未能忘我朝暮所爲凡不合於聖人者皆是自己性子直須撇了自己底自然合著聖人道生一禪家參到此際實爲徹處止是此地上不能定得則別生事端邵堯夫先生有云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吾嘗論之玄妙之言不可以示眾中下人間之

候行者多往日有人參學性宗甚明而不持戒律無所不爲達者曰此不是地獄種子邪其人曰此又何妨於道其弊乃至於此

講治人事天莫若嗇章 云云

師曰嗇嗇愛也愛其道也此學人之日用此一字爲一章之要服服食也早服食道之味重積德自損己利物以至於治人事天盡其道之用則通天徹地是故學道以積德爲大本必有實德然後有所味道道家謂受用學人皆能知心無雜念氣候沖和卽爲受用然少有得其味者以其不知重積德也不有真功德爲本實無所得勞心極想雖至終年至十年乃至百年亦終無所得功德既積不求所得而自得之謂真功德曰爲而不恃不自以德爲德是謂真功德講爲無爲章 云云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辛

昂集十  
X 81

師曰報怨以德聖人舉世人最難爲者言之且報怨尙以德於其餘事上無所不用德世之人不能行此以怨報怨無有休期至於禍不能解聖人欲絕其源故特垂訓學人能明此理又何怨之能生耶講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章諸家之說或利或害有云勇於不敢則利勇於敢則害是也蘇子由總解云不敢則生敢則死此物理之大常然或敢者得生或不敢者得死此或然耳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以耳目觀天見其曲而不覩其全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

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而不失也  
師曰子由之說得之孰知其故故因故也二或利或害之因故  
雖聖人猶且難之難之者疑之也難或作去聲更易見雖難之  
終無可疑也吾教說因果人或有一分之善卻爲有業障未除  
時雖未報雖經百千世業障消盡卽得一分之福或有惡亦如  
此以其大數觀之如天網之恢恢也善惡必報無遺則是雖疎  
而不失也

道藏輯要

北游語錄

三

昇集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共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